

港大校委會激濁揚清 有助扭轉負面社會風氣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子明

反對派從校園狙擊、輿論施壓、造謠抹黑、暴力衝擊、違法禁錮，到對港大校委進行赤裸裸的政治恐嚇，目的就是要將不夠格的陳文敏推上港大副校長寶座。儘管如此，多數港大校委激濁揚清、弘揚正氣，勇敢地拿出良心、勇氣和智慧，按照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核心價值和優良傳統，根據候選人的能力、品格，作出理性、客觀、獨立的決定，不僅維護了港大百年聲譽和傳統，而且有助扭轉香港負面社會風氣。

在香港現實社會中，反對派倒行逆施造成假話橫行、是非混淆、善惡不明等毒潮蔓延，因此堅守良知，激濁揚清、弘揚正氣，敢講真話絕不是易事，需要極大勇氣。例如反對派竭力為之抬轎的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的主角陳文敏，就善於講假話。他明明是公民黨重要成員，卻說自己並非公民黨黨員；他明明和公民黨及反對派政黨密切配合策動「佔中」和副校遴選風波，卻說自己從沒有和公民黨或任何政黨討論「佔中」或副校長任命之事；他明明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公開支持違法「佔中」，卻聲稱「佔中」期間那段日子他所發表的文章均是呼籲各方冷靜對話。魯迅先生說「誠信為人之本」，此人講假話連「為人之本」都丟棄了。

敢講真話維護正義良知與規矩

社會各界對投否決票的校委表示敬意，因為他們敢

講真話，不僅維護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與港大百年聲譽和傳統，而且維護了正義、良知與規矩。據分析，陳文敏落選有三大原因：一是學術資歷問題，包括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被質疑是否有資格處理有博士學位人士的應徵；鮮有於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又或者成為學術文章的主要作者，其研究成績甚至連助理教授亦不如。二是品格問題，多名校委指出，陳文敏在未任命前就「出口術」，聲稱自己是「唯一候選人」，涉及操守問題，有校委坦言，從大公司高層招聘的角度而言，若有應徵者獲聘前如此高調，一定不會錄用。三是擔心陳文敏若擔任副校長，會令港大進一步分裂。

陳文敏和為他抬轎的政客縱容煽動學生暴力「逼宮」，出動「關注組說客」進行政治恐嚇，破壞既定機制和規矩。這令人聯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哈佛有激進學生在當時的激進思潮誤導下，揚言要火燒校園

裡最大的瓦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但卻沒能毀毀及片紙隻字，因為學生鬧事那天，有一列白髮蒼蒼的哈佛教授站在高堂玉階之下，標語牌上只寫了三個英文詞：Walk upon us（「踩著我們的老骨頭過去」），激進學生在良知譴責下知難而退。令人氣憤的是，在港大衝擊事件發生當晚，公民黨主席余若薇、黨魁梁家傑全程在場，他們卻冷眼旁觀校委會成員被推倒、被包圍、被辱罵，甚至被禁錮，也不站出來制止這種違反人道的不義之舉，這完全是縱容無法無天的學生「踩著委員們的身體過去」，將背後操縱港大學生暴力侵犯人權的事實真相，充分暴露在公眾面前。

反對派乞求於謊言與暴力

對於大多數校委來講，堅守良知不僅需要勇氣，還要堅持專業判斷，特別是在高壓恐怖氣氛下，投否決票的校委秉持了知識分子可貴的兩個特徵，堅守了良知和專業判斷，對香港社會風氣扭轉有重大意義。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說「有史以來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豐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他們有權和有能力發表意見，是根據他在一定學科方面擁有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鑒於他們在精神上的權威，這是他們從事的職業以及道德或文化賦予

的。」反對派懼怕正義、良知與規矩，只能乞求於謊言與暴力。港大大多數校委由始至終是按照香港大學條例和校委會章程辦事，根據他們在一定學科方面擁有的知識，嚴格對照遴選候選人的學術水平、品格操守、管理能力，而後作出專業、獨立的判斷。

對莘莘學子具有積極示範作用

道德是萬事之基，有德則大道無邊，無德則寸步難行，自然之理。港大百年基業，奠基於「明德格物」，「明德」即讓德性彰顯出來，並將它發揚光大，然後推己及人；「格物」的目的在於「致知」，才能達到「明德」的目的。

港大遴選風波集中暴露了反對派對公序良俗的破壞，對社會正義、良知與規矩的挑釁和踐踏。這種惡劣的風氣和錯誤的社會價值觀不糾正，後患無窮，容忍乃至放縱它，香港社會就會沉淪。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大多數港大校委激濁揚清，堅守良知和專業判斷，對香港社會風氣扭轉有重大意義，特別是對包括港大學生在內的香港莘莘學子，在啟迪他們明德格物、正德厚學、弘志勵學、忠信篤敬、求真至善等方面，具有積極的示範作用。

加深認知 吸收經驗正面向前走

藍鴻震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轉眼一年，猶記得去年香港發生了水深火熱的「佔領行動」，今年九二八沒有大型紀念活動，行動發起人也變得低調，承認行動失控，反映了大家當初的擔心和判斷並非無理，而香港人也從這個沉重經驗中學習。在這段日子的前後，香港社會又起了兩個討論：一是就着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特首的法律地位和香港並非實行三權分立發言的延伸爭論，二是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風波。後者至今已塵埃落定，只有不服氣者仍在抱怨，筆者倒是對前者有一點想法，且約略談談。

首先，張曉明主任當日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的演說，從來沒有提過特首「凌駕」於法律，倒是有不少人誤傳，這個也是大家都了解的事實。筆者雖然不是法律專家，但從張主任全句說話的意思所理解，他指出特首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是基於特首具有的雙首長身份和雙負責制的責任。

雙首長身份即是既是行政機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至於雙負責制，也就是特首既向香港市民負責，也向中央負責。這些事實向來是《基本法》第四十三條的內容，也體現於「一國兩制」的精神，從這個層面去理解「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筆者看不出怎會有誤解的可能，更別說這個發言有「特首凌駕於法律」的意思。至於一些人曲解、誤釋或誤譯，該有耐性和平心靜氣地，將理據和事實澄清。

至於三權分立的問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哲學及憲法概念，三權分立的原意是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是一個大原則，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較常以三權分立去體現，亦即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也是設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三個獨立機關，互相監察，互相制衡，是行之有效的制度，相信不會有人反對，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去理解張主任說「香港於回歸前及回歸後，也沒有實行過任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這個說法？

筆者認為，這是由於香港從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回歸前由港英管治，回歸後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而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也有異於其他國家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因此，「權力分立」這個概念並不適用於香港。鄧小平在回歸前起草香港《基本法》階段，也早已反對香港特區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可是，那並不代表香港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不會獨立運作，不會互相制衡。

香港回歸十八年，至今仍有不少概念在社會中未有廣泛討論，加上「一國兩制」是歷史的創新，首次在香港實行，因而有不同認知，也是可以理解。經歷去年「佔領行動」，相信不同意見的市民都會了解到香港不應再浪費光陰、分化及爭拗，而忽略建設性的發展和規劃。新一個立法年度來臨，距離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也只有一個多月，筆者希望社會各界可以吸收去年經驗，多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討論問題，減少無謂的爭持，繼續向前走，才是香港之福。



■藍鴻震

諾貝爾和平獎是「顏色革命」的遮羞布

高天問

諾貝爾和平獎昨天揭曉，出人意料的是，得獎者為突尼斯的「全國對話四方集團」（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無視「茉莉花革命」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塗脂抹粉，欲蓋彌彰，更暴露諾貝爾和平獎動機不純，用心不正，鼓吹煽動「顏色革命」，把西方的價值觀強加到世界各國，不管「顏色革命」給世界各國帶來「洪水滔天」，家破人亡。諾貝爾和平獎根本是一塊血淚斑斑的遮羞布。

突尼斯是「茉莉花革命」的發源地。諾貝爾委員會讚揚，「阿拉伯之春」後，此次獲獎的組織為突尼斯的民主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令人諷刺的是，自從2011年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後，美國和西方勢力，接連在利比亞、埃及、也門、敘利亞煽動「顏色革命」，推翻原有政權，建立親西方的所謂民主政權。美國和西方國家甚至赤膊上陣，提供武器彈藥，出動飛機轟炸，製造改朝換代的局面。這些行動都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明目張膽武裝干涉別國的內政，與和平精神背道而馳。「顏色革命」使得有關國家分崩離析，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內戰斷殺，逃亡潮湧現，不少難民葬身大海，也給歐洲各國帶來焦頭爛額的難民潮。

對和平的最大諷刺

西方策動「顏色革命」釀成大禍，為了緩和危機，諾貝爾委員會想出了一個「妙計」，要求「顏色革命」後內戰不斷的阿拉伯國家，要學習突尼斯開展對話，實現和解，恢復穩定，這樣一來西方可以免受指責，二來避免要背上收留難民的沉重包袱，推卸人道主義責任。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是由挪威親美過氣政客組成，長期為美國輸出「顏色革命」服務，每次評出的和平獎得獎者，都體現了美國的意圖，甚至露骨肉麻地拍美國馬屁。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就直接頒發給對推動世界和平沒有任何建樹的奧巴馬，連奧巴馬本人也稱受之有愧，全球更是一片批評之聲。「茉莉花革命」後，突尼斯至今經濟蕭條，見不到任何民主自由的成果，今年6月爆發了針對遊客的恐怖襲擊，造成37人喪生。今年諾貝爾和平獎落到突尼斯頭上，這是對和平的最大諷刺。

全世界都看到，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經濟落後，

人民窮困，遠遠追不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步伐，要解決這些問題，發達國家應該幫助其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改善民生。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從來不會幫助發展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脫貧致富，相反不斷製造金融危機，掠奪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索羅斯基金，以及美國的互聯網媒體聯手，以金融、科技手段進一步輸出「顏色革命」，謀取更大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

向世界各國人民灌迷魂湯

美國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香港煽動動亂，向激進學生提供各種捐款，煽動青年上街抗爭，衝擊現政權。去年香港的「佔中行動」，西方稱為「雨傘革命」，其實質就是「顏色革命」，就是要令香港變天，變成顛覆內地制度的「橋頭堡」。去年美國《紐約太陽報》曾發表社論講及香港「雨傘革命」，認為其中學生領袖，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應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雖然，黃之鋒並未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或許外國勢力認為時機還未成熟，來日方長。但是，諾貝爾和平獎是什麼貨色，與「顏色革命」有什麼千絲萬縷的關係，還不清二楚。

諾貝爾和平獎一點也不和平，頒發給發生過「顏色革命」的突尼斯，是為了掩飾「顏色革命」的罪過。他想給國際製造一個海市蜃樓的假象，窮國就是要搞「顏色革命」，出了災禍不要緊，死人無數也不要緊，可以突尼斯為榜樣，只要組織什麼對話組織和機制，就可以天下太平，就可以消除一切矛盾，從此走向富庶、民主、文明。諾貝爾和平獎是向搞「顏色革命」的國家和人民灌迷魂湯，好讓其他與西方政見不同的國家和人民對「顏色革命」樂此不疲，這必然令世界更加混亂、更加沒有希望。

讓創新意念轉化為商機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香港是成熟的經濟體，我們除了支持支柱產業邁向高增值發展，亦不遺餘力推動新興產業，為香港長遠的經貿發展打好基礎，當中創新及科技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方面，香港擁有合適的環境及條件推動研發及相關的創新及科技活動。我們不僅擁有完善的法律架構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亦具備先進的科研基建及設施，以及完善的金融服務。不過，香港要發展創新及科技，促進多元化經濟活動，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建立穩健的生態系統，讓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茁壯成長；以及有效地推動各項科研成果商品化。我們一直認為「官、產、學、研」各界別必須攜手合作方能面對這些挑戰。當中，政府扮演著推動和輔助的角色，致力締造合適的環境，鼓勵和便利應用科研項目的進行，並把科研成果帶進市場。

配合市場商品化科研成果

要成功把科研成果商品化，關鍵是必須配合市場。私營企業要洞悉市場方向，才能更有效地發掘具應用潛力的研發專案，推出科技產品。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特區政府過往支持了林林總總由企業提出的科研項目，如無人機控制與航拍影像系統、長期臥牀病人所使用的尿濕檢測系統、開發集成電路高速微處理器，以及開發利用重組精氨酸酶治療肝細胞癌的創新療法等等。

私營企業積極參與科研工作，是提升本地創新能力的重要元素。為此，特區政府不斷投放資源，推出新措施及適切的配套支援，讓私營企業積極投入，將更多的創新意念轉化為商機，以增強競爭優勢。我們今年四月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企業支援計劃」，取代沿用已久的「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直接支援私營企業自行進行研發。

與舊計劃不同，新計劃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提升至1,000萬元；新計劃的支持對象擴闊至各種規模的企業；更不設收回政府資助的規定，以加大力度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活動。新計劃自推出以來，反應熱烈，我們已陸續收到申請。

鼓勵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在港研發

我期望藉着新的「企業支援計劃」，可以協助降低初創科技企業的人場門檻，讓小型企業勇於嘗試進行應用研發工作，同時鼓勵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在本港進行研發項目。此外，內地多家科技公司近年發展迅速，若本地企業能利用香港在法律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優勢，與內地高科技企業交流與合作，我相信香港不單在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會有突破，同時，亦因業內的研發工作增加，創造出更多元化的工種，為本港的年輕科學及工程學系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就業機會。展望將來，「企業支援計劃」會為本地的創新及科技生態環境注入強心針，帶動研發投資，推動各項科研成果商品化，長遠而言，有助匯聚優秀人才及資本，以協助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創新及科技樞紐及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的發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回應了相關界別對成立一個專責的政策局，更專注及有策略性地帶推動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訴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年7月已經開始討論有關創科局的撥款申請，有關討論將會於10月16日的會議上繼續。

我相信大家均認同加大力度推動創新及科技對香港經濟發展是刻不容緩的。我們會繼續努力游說議員，支持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新同盟」玩舉報引爆舊恨新仇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新民主同盟」日前高調到廉政公署舉報前民主黨黨員陳展浚及其「好友」陸平才，指兩人威脅「新同盟」成員黎銘澤，如果黎堅持到將軍澳軍實選區參選，他們就會派員到「新同盟」其他選區「綁票」，「一命換一命」云云。「新同盟」指陳展浚等人「脅迫」黎銘澤退選的言論，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八條，於是到廉署舉報。而范國威更在記者會上即場播出了指稱為陳展浚的錄音，以「證明」對方確曾說過「一命換一命」。

在區議會選舉前夕，「新同盟」突然向「盟友」開火，甚至要到廉署舉報，置對方於死地之意已是躍然紙上。這次事件其實源於民主黨與「新同盟」爭奪新增的軍實選區所致。陳展浚本來代表民主黨在一年多前已經到當區做地區工作，及後在8、9個月前，「新同盟」又派出黎銘澤到當區工作，及後兩黨就為爭奪出選權爆發連場暗戰。最終，「新同盟」靠着在將軍澳穩固的地區勢力，迫使民主黨最終放棄出選該區，並指令陳展浚退選，陳不從，及後更索性退黨出選。而他對於「新同盟」將他迫走心有不甘，於是才有之後的反擊行動。

先不論范國威的錄音是否真實。但熟悉選舉的人士都會知道，有時候與對手進行區選談判是十分正常的事。「如果你選這區，我就打你這區」，也是選舉博弈的一環。但大家都只是區議會參選人，並沒有權力「迫」對方就範，因此有關言論其實不過是談判策略，「得把口」而已。如果這樣都可以入罪，恐怕反對派多個政黨以至「新同盟」不少人都會犯上官非。因此，「新同盟」這次高調到廉署舉報陳展浚及陸平才，並非是要兩人定罪入獄，而是在區議會選舉前將其潛在對手鬥垮鬥臭，人格謀殺。事實上，如果兩人真的被廉署調查，恐怕區選也不用選了，而「新同盟」自然是最大得益者。為此，「新同盟」更不惜違反基本的政治道德誠信，竟然在與對方談判時錄音，由此可見，他們早就設下陷阱，要將對手置之死地。

「新同盟」對「反對派盟友」的狠毒行徑，原因正在於「新同盟」與民主黨的新仇舊恨。眾所周知，「新同盟」是一班在民主黨內鬱鬱不得志的地區樁腳組成，多年來被民主黨主流派打壓不能出頭，及後組成「新同盟」變成「復仇者聯盟」，自然對民主黨不懷好意。近幾年「新同盟」借着民主黨勢弱，加上民主黨新界東支部陷入少壯派與「前線系」的內鬥，令「新同盟」乘機擴張勢力，不斷侵入民主黨的地盤，而民主黨也只能忍氣吞聲，於是才有了勸退陳展浚的行動，企圖息事寧人。

然而，民主黨唾面自乾行為卻得不到「新同盟」的善意回應，反而更加咄咄逼人，現在更以舉報方式來打擊敵手。雖說陳展浚已退黨，畢竟與民主黨關係密切，「新同盟」此舉表面打陳展浚，實際劍指的卻是民主黨，令他們不敢再在新界東與「新同盟」爭位，殺雞儆猴。可憐民主黨作為反對派第一大黨，竟然被如此欺負，仍然不敢哼聲，其窩囊面目不禁令人搖頭歎息。